

哲理,就在人生转折处

□张峪铭

“哲”是形声字,从口折声。《尔雅》中对“哲”的解释是:“哲,智也。”何谓智者,小则平凡生活看得清,大则宇宙人生洞得明,也即懂得“哲理”。人们常说,岁寒知松柏,患难见真情。其实一个人的智慧,也一样,只有在人生的紧要处,才能看到一个人智慧的高低。也即在人生的“转折关口”,你的选择富有智慧,你也就掌握了人生“哲理”。

一帆风顺的人生,谁都可以说自己是优秀的船主。只有风暴来临的时候才能分辨谁优谁劣。当然,面对逆境,你有能力驾驭,并迎难而上,这是一种智慧;面对强者,你分析自己的弱势,并选择避让。这也是一种智慧。而这种智慧还不足以说明你有“哲”人之思。哲人之思不仅有明智的选择,而且胜不骄,败不馁,从两面思考,达到心安理得的坦然境界。

苏格拉底是一个大哲学家,他有一

个悍妻。某一天,苏格拉底在家中会见朋友,其妻子不知何故大发雷霆,苏格拉底不予理睬,哪知他妻子将一盆洗脚水迎面泼来。苏格拉底却淡然地对朋友说:“没关系,我知道在雷声之后,会有倾盆大雨的。我们接着谈。”

苏格拉底面对突如其来的“窘境”,不是暴跳如雷,而是用幽默的智慧去应对。不仅熄灭了妻子的心头之火,也化解了朋友的尴尬之境。让人不得不佩服其“哲人,智者也。”

其实“哲理”,就是让人换个思路去思考问题。顺境时要有居安思危之心,逆境时要有穷且益坚之志。生活中不沉溺一种状态,不拧、不钻牛角尖。若从某种意义上说,哲理,它不是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,而是一种心理状态,是遇到困境时的明智选择。是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的宽心;是塞翁失马,焉知非福的劝慰。

深圳一读者看到我的《有些痛苦绿

于你不肯离场》文章时,很有感慨,于是决心离开她打拼多年的职场。我告诉她,职场中的状态是去或留。若游离在去或留之中,辗转反侧,就很痛苦。理想状态,去时决绝,留下心安。

可生活不是你超市,想买你所买。不错,“有些痛苦是缘于你不肯离场”,是劝你“放下就是快乐”的。可还有一种生活哲理告诉我们,“命运往往眷顾坚持到最后的人”,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……”

生活中的哲理,就像流动的餐车,不管走到哪里,都能提供人以美食。有时提供给你的是“志当存高远”这块肥肉,有时又送给你“活在当下,不要好高骛远”的一碟咸菜。错吗?没有!关键是你所需。

人类本来生活在矛盾之中,同样也都是各执一端,站在这一头,理所当然。站在那一头,理直气壮。就如硬币的两面,谁都有存在的理由。

是啊,哲理就是药房抽屉里装的治疗“阴虚”与“阳虚”的药,你不能全部拿走,你必须照方抓药,取你所需。就如但丁说的一句话“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!”你将它妙笔生花得满园春色;“走自己的路,留条路让别人走。”“走别人的路,让别人无路可走”“走自己的路,让别人跟着走。”“走别人的路,让出自己的路。”……也行。从多维度思考,每一句都富有“哲理”,可你要全部信的话,你肯定迈不开步子。

路有千万条,能适合走的,只有一条。尽管你脚力很好,但你也只能选一条。

所以我们在人生路上的“转折关口”,必须选择一个“哲”理,来支持自己走下去。“话说回来了……”是一种理,“话又说回来了……”也是一种理,关键你自己应有选择的智慧与态度。正如你选择硬币的正面,你看到的是面值;你选择反面,欣赏的是菊花。

太阳·雪

□路来森

一场雪,正在落着。

雪花,极其疏落;花片,却很大。一大片一大片地落下来,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。抬头望望天空,苍白色的云,似乎很薄;依旧能看到天上挂着的太阳。轮廓很清楚,只是看上去疲乏无力,大约冬日的太阳,就是如此。漫漫的雪花,在天空飞舞,在阳光下很是刺眼,给人一种眼花缭乱、目眩神迷的感觉。

不过,这种感觉,很美。阳光与雪花,同存,很少见。少见则多怪。

行路的人,走着走着,就忽然停了下来,抬头看看天;然后,再看看落在自己身边的雪花,摇摇头,似乎觉得怪异极了。一只狗,站在门前,不时地向着天空,叫几声;静默时,则寂寂地望着眼前落着的雪花,一派茫然的样子。小孩在大街上玩耍,捧着雪,让雪花一片一片地落在手上,之后,咿咿地化去,大约很是一份快乐的感觉。落到地面上的雪,也滋滋地化去,那样地迅速,给人一种猝不及防的震撼感。毕竟,天上的太阳,极大地提高了地面上的温度。

一次太阳与雪的偶遇,奇怪,总是难免的。

可,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?大自然中纷飞的现象,总是比你想像的要丰富。

雪霁,雪后初晴。很美的景象。

但这种美好的情景,除非在乡下,你是很难尽情地享受到的。居住乡下,则不同了,此种情景,常常让你一饱眼福,并为之畅然,快然。

一夜的大雪,天却,却停了。也许还会乌云尽散,露出青碧如洗的天空。冬日里,起床总是很晚,何况还因了昨夜的呢?

早晨,猛然把房门打开,一阵清爽的凉气,便扑面而来;眼前的庭院,完全被皑

皑的积雪覆盖了;瞭望远处,亦是一片银装素裹的景象。雪很白,白如粉,厚厚地铺展着,竟是铺展出一份浅浅的暖意。看看西面的院墙,阳光,已经照射在院墙上,只是光线很弱,有一份淡淡弱弱的黄。积雪将阳光反射开来,倒是彰显出一份愈加明亮的色彩。静静地望着,望着,你的心,仿佛,也会变得如同这早晨的雪一样静谧,一样纯洁。

霎时间,一阵风起。风并不大,可足以将墙头上的积雪吹起。雪粉,于瞬间散漫着,迷乱着,在阳光的照射下,呈现出五彩绚烂的景象。那祥和的迷离,那祥和的耀眼,那个冬日的早晨,便有了一种奇幻之美。

你会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:太阳雪。

雪霁的日子,早饭吃过了。孩子们闲不住,不怕冷,他们喜欢奔向田野,在那儿奔跑,在那儿欢叫,在那儿撒野。田野,白雪茫茫,一眼望不到边。阳光下,到处是白茫茫的景象,仿佛,积雪在流淌。

总会有风,刺骨的西北风。风起时,雪粉在地面吹着跑,很像纷纷飘飞的思绪,有一种幽微、浮泛的美感;有些时候,你望着远处,会发现一阵小小的旋风,正从某一个角落上旋起;旋起的雪,似白色的幽灵,在半空中起舞;旋着,旋着,旋风就大了起来;行至近处,已经是一个大大的风团,大量的积雪被旋起,滚动着、升腾着,仿佛太阳的光也被遮住了。旋风过后,却是景象大美,曾经旋起的雪,纷纷扬扬地从天空落下来;晴空朗照之下,光束,炫目;雪花,飘逸,灵动,色彩绚烂……

大美如斯,面对这样的景象:太阳与雪形成的美景,你只会目瞪口呆,只会震撼战栗……

敬畏胡杨

□西 风

有些树,只要你望它一眼,便终生难以忘怀。譬如荒漠里高大挺拔的胡杨树,至今仍在我记忆的荒野里歌唱。在西北干旱少雨的地区,这种顽强坚韧的树木随处可见。时隔多年,我依然记得在孔雀湖畔第一次见到胡杨树时激动不已的情景:那伟岸壮硕的树干,那灰绿闪光的叶片,那凝聚着美丽传说的晶莹的胡杨泪,永远是我心灵深处最美丽最生动的风景。

胡杨树独特的韵味,不仅仅在于它顽强坚韧的生命力。刚到新疆,闻知胡杨树会“流泪”,觉得十分好奇。树也会流泪?莫非是因为自己生长在这样贫瘠的土地上,受尽了风沙的欺凌,酷日的暴晒,而流下委屈和抱怨的泪!一位维吾尔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同胡杨相关的美丽的民间传说:很早很早以前,西北茫茫的荒野上寸草不生,苍茫的黄土一直延伸到天山脚下。一位叫胡杨的维吾尔小伙子,决心为这片无遮无掩的荒沙罩上绿荫,引来百鸟争鸣。于是他和他心爱的姑娘萨丽黛到遥远的印度寻找树种。由于终日跋涉,在回来的路上,美丽的姑娘萨丽黛,不小心滑下山涧……胡杨

背着装满树种的麻袋,泪流满面地回到了家乡。在荒芜的荒野上,他不停地抛洒着树种,因为极度的疲劳和悲伤,胡杨倒下去了……说来也怪,胡杨倒下去的地方马上长出一棵绿茵茵的小树。第二年春,荒漠中大片的小树迎风招展,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小伙子,将这种奇特的树称为胡杨树。树长成了材,人们这才发觉,从胡杨的树皮缝隙中,流出一种晶莹的液体,像滴滴忧伤的泪水……维吾尔朋友说:“那是胡杨思念他心爱的姑娘的泪水!”

在塔里木盆地南端的和田河的源头,我看到了胡杨树更为顽强和悲壮的形象,在这片龟裂的荒漠上,有一大片渴死的胡杨树,它们光秃、干枯的枝丫依旧直逼苍穹。铁灰色的苍穹中,是一群群雨点般的鸟窝,因为极度缺水,这一群胡杨林早在几百年前便失去了生命力,但胡杨树并没有倒下,它们高大挺拔的身躯,依旧矗立在天地之间。面对这片渴死的胡杨林,我陷入深深的思索:胡杨树坚不可摧的精神风骨,可以说是惊天动地泣鬼神。活着,为沙漠罩上一抹绿荫;死了,也是一道阻挡风沙侵袭的铜墙铁壁!

最爱乡下柴火饭

□江初昕

父亲六十岁生日,兄弟几个携妻带子回家团聚,人一下子多了起来。平时,老爸老妈两个老人图省事,用的是液化气灶。如今人多了,又重新把灶台收拾了起来。老爸知道今年过年人多,早就上山打了些柴火,砍段剁好,整齐码放在门口的院子里。

母亲也把厨房里的灶台打扫得干干净净,父亲从外面抱来一捆干柴,用松树枝引燃,加上硬柴,炉灶里的火便红彤彤烧了起来。顿时,炊烟袅袅。厨房里有一股淡淡的柴火味,随炊烟在村庄的上空,飘飘袅袅。

生长着城市里的小孩没有见过乡下的柴火灶,都觉得有趣,几个侄子外甥抢着那把火钳,要往炉灶里添加柴火。一不留神,把火烧大了,母亲慌了手脚,生怕把锅里的菜炒焦了。等炒蔬菜要旺火时,锅里的温度却难以上来。火没有烧好,衣服袖子却粘上了一层黑黑炭灰,手上也是抹黑的,惹得大人一阵哈哈大笑。其实,烧火是有窍门的,炉灶里柴火不能太多,火心要扒开,柴火要架起来,这样才能把火烧好。

等这帮小孩闹够了,父亲端来一张矮凳,坐在灶膛前,手持火钳,一根一根把木柴往灶膛里塞,还不时地拨弄着炉灶里的柴火,神情专注而认真。红红的火光,映照父亲幸福而满足的脸庞上,他脸上的皱纹,也在火光的闪烁跳跃中,或明或暗。母亲在灶台上忙这忙那,锅碗瓢盆,叮叮当当。一会儿切菜,一会儿放佐料,不停的挥动着锅铲,把

锅里的菜肴烧得滋滋作响,阵阵香味扑鼻而至。

炒完了菜,就动手煮饭。把淘好的米放入锅中,用小火煮粥,等听见饭粒细微的爆响声,并有香气开始溢出锅盖的时候,母亲会让父亲把灶膛里的火退出,慢慢熄了,锅里的饭,慢慢蒸,这样做出来的饭,又松又软。饭熟的时候,老远也能闻到香喷喷的焦米香,直钻鼻孔,撩人肺腑。极具诱惑力的当然还是焦黄的锅巴了,等米饭盛出后,在锅巴上淋上点香油,炉灶里稍微的点一把小火,锅中的锅巴就自然拱起,脱锅而出。刚出锅的香脆锅巴就被小孩子们一抢而空,吃得津津有味,满嘴喷香。

做上一顿饭饭后,炉灶火膛里还留下一些炭火,父亲小心翼翼把炭火夹进几个红泥炉中,又把几个砂钵放在炉上,慢慢炖着。不久,砂钵便滚烫了,“突突”冒着白袅袅的烟雾,屋内顿时充满了浓厚的节日气氛。饭菜上桌后,母亲又煮了自家酿制的米酒,香甜的米酒掺杂着浓郁的饭菜,显得格外的温情。柴火灶煮出来的饭菜就是与众不同,青菜油光翠绿,鸡鸭鱼肉也格外的酥烂入味,砂钵里煨着的菜,热气腾腾,更是备受欢迎,吃得浑身暖烘烘的。父母看到我们一大家子人吃得开心,倍感满足和温馨了,脸上始终洋溢着快乐的笑容。

大家围坐在饭桌上,举箸之间,暖流在心田里,把柴火饭的浓郁香气,挥洒得曼妙妙。聊家常,谈工作,亲情在这满满一桌丰盛的柴火饭菜中升腾……

给心灵装上彩色底片

□毛海红

前段时间文友群有人发了几张“黄金大草原”图片,图片上蔚蓝色的天空漂浮着几朵白云,半人高的野草依偎着黛青色的群山,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一片金黄,煞是壮观。图片引来一片赞叹声,勾得我蠢蠢欲动,打算周末去游览一番。

当我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驴友群的群友们,并邀请大家一同前往时,几个群友却不以为然地说:“我去过,不过是一片荒山野草,有什么好看的”朋友的话一下打消了我的兴致。为什么同样的风景在不同人眼中的景致却大相径庭呢?

想起那年跟团去杭州游玩,回来在车上,导游问大家今天的景点美不美,大家众说纷纭。有的说西湖真美,不愧柔情似水;有的说一点也不美,不过一潭死水而

已。我听后愕然,真不知我眼中美丽浪漫的西湖,在别人眼中怎么就变得索然无味了呢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有个朋友特爱奇石,没事就拉着我陪她去河边捡石头,每次发现一些奇形怪状的小石头,她就兴奋得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大呼小叫:“哇!好漂亮啊!你看它像不像玉女望月?”我左右端详,愣是没看出哪点像玉女,怎么看它就是一块不规则的石头,朋友直摇头,说我不懂欣赏。

后来读到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里的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时,久郁于心的那些疑惑终于释然。原来风景的美丑并不在风景本身,而在于看风景人的心境,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,同样的风景,每个人的感受却不尽相同。比

如,同样的一座百年老宅,有人看到它古朴厚重之美,有人看到它萧索荒凉,破败不堪;同样的皇陵古塚,有人看到它历史文化底蕴之深厚,有人看到它不过是个土堆;同样的一座大山,有人看到它巍峨冷峻,有人看到它孤寂落寞;同样的一片沙漠,有人看到浩瀚无垠,有人看到黄沙飞舞一片荒凉。

生活好比一架照相机,你给它装上黑白底片,就拍出黑白的照片;装上彩色底片,就拍出彩色的照片。那么心灵也一样,心灵装上黑白的底片,看到的世界就是黑白的,装上彩色的底片,看到的世界就是彩色的。人生苦短,生活中不如意事十之八九,不要让坏心情影响了你的生活,请为你的心灵装上彩色底片,让我们每天醒来都能看到到一个彩色的世界!

阳产土楼——古徽州的世外桃源

在古徽州黄山市歙县深渡镇,近一年来爆出一个旅游新景点——阳产土楼。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好奇心驱使前往一睹土楼风采,深秋季节我如愿来到阳产。这是一个被群山环抱着有着四百多年的古村落,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山寨,房子以土楼为主,一座座,一排排,密密麻麻,一幢接一幢,名不虚传的“世外桃源”。据我下榻“乡巴佬农家乐”房东郑大婶介绍,阳产土楼目前还有180余户人家住居这里。土楼与土楼之间有石板或石板台阶或青石铺地。无论是每一座单体土楼,还是整个村落的土楼群,它都有一种乡土的美感,体现出独特的意境美、意境美、雄浑美、气势美。土楼群依山就势,千姿百态、布局合理、错落有致,体现了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纵观这些古朴壮观的土楼我好生纳闷,整个古徽州的建筑都是清一色的青砖灰瓦马头墙风格,怎么有这么一块与徽派建筑迥异的土楼群呢?房东郑大婶告知我,此村全为郑姓居地,郑姓于宋时由歙北迁移定潭而居,后迁阳产。因阳产在深山之中,古时交通极为不便,建筑石料很难运进这崇山峻岭中来,只能就地取土伐木建造家园,现在保存下来土楼民居,最老的有上百年历史了。土楼系石子和黄土所筑,墙厚有40至50厘米,保温隔热,住居里面冬暖夏凉。所以,阳产土楼已成徽派建筑的另一道别致的风景。黄长春 摄

